

人体部位词“头”的语义演变

刘雪晴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7月5日；录用日期：2026年8月5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13日

摘要

人体部位词“头”作为汉语核心基础词汇，其语义系统经历了漫长的历时演变，形成了兼具具象与抽象、单一与多元的语义网络。本文以认知语言学隐喻理论、转喻理论为核心框架，通过梳理“头”的本义溯源、语义扩展路径、认知机制及文化内涵，揭示其语义演变的内在规律。研究发现：“头”的语义演变以“人体头部”本义为起点，通过空间隐喻、时间隐喻、性状隐喻等路径实现跨域投射，借助转喻机制完成指称转移，最终形成涵盖实体指称、方位指称、数量指称、抽象概念等多维度的语义体系。

关键词

人体部位词，“头”，语义演变，隐喻，转喻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he Body-Part Term “Tou” in Chinese

Xueqing Liu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ly 5, 2026; accepted: August 5, 2026; published: August 13, 2026

Abstract

As a core fundamental lexical item in Chinese, the body-part term Tou (head) has undergone a long diachronic evolution in its semantic system, culminating in a multifaceted semantic network that integrates both concrete and abstract as well as unitary and plural dimensions. Adopting metaphor theory and metonymy theory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 its core theoretical framework, this paper traces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ou, examines its paths of semantic extension, cognitive mechanisms,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thereby reveals the internal laws governing its semantic evolu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Tou starts from its basic sense of “the human head”, projects across domains via spatial metaphor, temporal metaphor, and qualitative metaphor,

and accomplishes referential shifts through metonymic mechanisms. Ultimately, it forms a multidimensional semantic system encompassing entity reference, locational reference, quantitative reference, and abstract conceptual reference.

Keywords

Body-Part Terms, Tou (Head), Semantic Evolution, Metaphor, Metonym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人体部位词是语言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人类认知世界的初始经验。正如柳宁在认知视角研究中指出的，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演变本质上是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镜像，反映了从“以己度物”到“主体投射”的认知过程[1]。杜升强在人体头部部位名称历时研究中强调，头部词语的语义演变是语言与文化互动的产物，对其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揭示汉语词汇语义发展的普遍规律[2]。“头”作为人体最核心的部位词之一，其语义覆盖范围之广、使用频率之高，在汉语人体部位词中极具代表性。从甲骨文中的原始指称到现代汉语中的多义用法，“头”的语义演变轨迹不仅体现了词汇自身的发展规律，更蕴含着古人对身体、空间、时间、社会等领域的认知逻辑。

本文以人体部位词“头”为研究对象，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核心，首先通过文献梳理确定“头”的本义及原始用法；其次基于隐喻、转喻理论，划分“头”的语义演变路径并进行分类论证；并在案例分析中着重辨析隐喻与转喻的相互作用，探讨“隐转喻”等复合认知现象；然后分析语义演变的认知动因；最后总结“头”语义演变的规律。

2. “头”的本义溯源与字形演变

(一) 本义溯源

“头”的本义是指人和动物身体的最前面或最上部，长着口、鼻、眼、耳等器官的部分，这一核心义项在汉语发展过程中始终保持稳定。吕翔宇基于汉字构形分析指出，“头”为形声兼会意字，部首为“大”，象征人体，右侧构件表声兼表义，体现了“人体顶端部位”的原始认知。甲骨文中虽无“头”字，但与之同义的“首”字象形特征鲜明，字形突出头发与眼睛，直接描摹人体头部形态，这与“头”的本义形成语义呼应。

在古代文献中，“头”的本义用法广泛且明确。《诗经·邶风·静女》中“搔首踟蹰”的“首”与“头”同义，均指人体头部；《楚辞·九歌·国殇》中“首身离兮心不惩”的记载，进一步印证了“头”作为人体核心部位的原始指称功能。王迎春在汉语人体部位词隐喻现象研究中指出，本义的稳定性是人体部位词语义扩展的前提，“头”的本义之所以能保持千年不变，源于其对应的人体部位在生理功能上的核心地位——头部是感知、思维、控制的中心，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性。

(二) 字形演变

“头”的字形演变经历了从具象到抽象的过程。繁体“頭”由“豆”和“頁”组成，“頁”在古代汉字中为头部的表意偏旁，如“颜”“额”“颈”等字均以“頁”为部首，体现了与头部的语义关联，“豆”则表声[3]。简体“头”简化为独体字，保留了“大”的形体特征，更突出了人体头部的整体指称功能。

张露扬在互动视角研究中强调,字形演变与语义固化是相互促进的过程。“头”的字形从复杂到简洁的演变,反映了其语义从具体指称到范畴化的发展——随着使用频率的增加,“头”逐渐形成了稳定的语义范畴,成为头部指称的通用词汇,而其本义也通过字形的固化得以长期保留。这种字形与语义的协同演变,为“头”的语义扩展奠定了基础。

3. “头”的语义扩展路径与认知机制

(一) 语义扩展路径

1. 空间维度扩展：从人体空间到物理空间

“头”的语义首先沿着空间维度扩展,从人体头部的空间位置(顶端、前端)投射到客观事物的空间特征,形成方位类语义。这一扩展路径符合卢卫中提出的人体隐喻化认知特点——人类倾向于将身体部位的空间属性映射到外部事物上[4]。具体表现为:一是指事物的顶端或末端,如“山头”“码头”“船头”“笔头”等。这类用法中,“头”不再指人体部位,而是通过隐喻机制将“头部位于人体顶端”的空间特征投射到物体上,强调物体的极端部位。此处主要体现隐喻的单向跨域映射。二是指事物的方面或部分,如“两头兼顾”“头头是道”等。这里的“头”从“头部为人体核心”的认知出发,隐喻事物的重要组成部分或不同维度,反映了从“实体空间”到“抽象空间”的认知跨越。何晓曦在头部词语转指意义研究中指出,这类转指意义本质上是空间语义的抽象化延伸,体现了人类认知的概括能力[5]。值得注意的是,在空间维度的具体用例中,隐喻与转喻往往交织共存。以“船头”为例,“头”首先通过空间隐喻将“人体顶端”的意象投射到船体前端;与此同时,该用法又隐含转喻操作——以“船头”这一突出部位代指整艘船的前部区域,即部分代部分的域内指称转移。这种隐喻提供映射框架,转喻落实指称对象的协同关系,正是“隐转喻”复合现象的表现。

2. 时间维度扩展：从空间起点到时间起点

“头”的语义从空间维度进一步延伸到时间维度,形成时间类语义。这一演变路径遵循“空间-时间”的隐喻映射规律,正如孙毅在多义路向推演中所揭示的,人体部位的空间特征是时间语义产生的认知基础[6]。具体表现为:一是指时间的开端或起点,如“开头”“年初头”“岁头”“头天”等。二是指“在……之前”的时间参照,如“头吃饭先洗手”“头出发前检查行李”等口语用法。这类语义是时间起点义的进一步延伸,通过“头部在前”的空间意象,构建了“动作发生之前”的时间关系。在此类时间义用例中,隐转喻互动同样显著。以“开头”为例,其核心机制是空间→时间的隐喻映射(以“头部”的起始位置映射时间序列的起点);但同时,“头”作为时间起点的表达,往往与事件整体构成“部分-整体”的转喻关系——以起始阶段代指整个时间过程。例如“开头还不错”中,“开头”不仅指初始时刻,还通过转喻覆盖了随后的一段过程。这种隐喻提供“起点”图式、转喻实现“过程延展”的双重操作,使“头”的时间义更加丰富且灵活。

3. 社会维度扩展：从身体核心到社会核心

“头”的语义从人体生理核心投射到社会领域,形成社会关系类语义,反映了人类对社会结构的认知映射。李文莉在人体隐喻系统研究中指出,人体部位的功能属性是社会语义产生的关键,头部作为人体的控制中心,自然被隐喻为社会群体的主导者[7]。具体表现为:一是指领头的人或领导者,如“头领”“头目”“带头大哥”等。二是指位次居前或第一,如“头名”“头奖”“头牌”等。这里的“头”从“头部为人体最高部位”的空间特征,隐喻为社会地位、等级中的最高层级。以“头领”为例,其语义生成至少涉及两个认知操作:第一层为转喻——以“头”代指“整个人”(部分代整体),这是人体部位词指称人物的常规转喻;第二层为隐喻——将“头部对身体的支配功能”映射到“领袖对群体的领导关系”上(功能→关系)。两层操作并非先后线性发生,而是同时整合:转喻提供了“头”向“人”的指称转移,隐喻

则赋予该“人”以“控制者”的抽象属性。苏韦在《汉语人体头部词的隐喻、转喻类别分析》中将其归为“实体类转喻”[8],但更精确地说,这是转喻奠基、隐喻定质的隐转喻融合。再如“头牌”,其中“头”既通过空间隐喻表示“最前/最高”,又通过转喻(以最高部位代指最优等级)实现从空间特征到社会评价的跳跃,二者缺一不可。

4. 数量与性状维度扩展:从实体指称到特征指称

“头”的语义进一步扩展到数量和性状领域,形成数量类和性状类语义,体现了语义演变的泛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数量类语义作为量词,用于牛、驴等牲畜(如“一头牛”“两头驴”)和像头的东西(如“一头蒜”)。胡平在语义移变研究中指出,量词用法的产生是语义虚化的结果,源于“头”作为人体核心部位的整体性特征,被投射到可数名词上[9]。

性状类语义主要指通过头部特征隐喻事物的性质或状态,如“头脑灵活”“头重脚轻”“出头露面”等。这类用法中,“头”的语义与头部的功能(思维、感知)相关联,通过隐喻机制将生理特征转化为抽象性状,体现了卢卫中提出的“功能隐喻”认知特点[4]。

在数量维度,“一头牛”的“头”经历了深度的隐转喻互动:首先,以“头”代指整个牲畜(部分代整体的转喻)是量词化的直接动因;其次,这种转指之所以选择“头”而非其他部位,源于“头部”作为动物最显著、最具有辨识度的部位,其空间突显性经过隐喻性强化(“头为整体之要”)被固化为计量单位。换言之,量词“头”是“转喻选择部位”与“隐喻突显重要性”共同作用的产物,而非纯粹的转喻虚化。在性状维度,“头脑”一词中,“头”与“脑”并置,既通过转喻以生理器官代指思维功能(实体代功能),又通过隐喻将“头部活动”映射为“心理活动”的抽象概念,形成“转喻指向功能、隐喻构建概念”的双层嵌套结构。

(二) 语义演变的认知机制

1. 隐喻机制

隐喻是“头”语义扩展的核心机制,正如卢卫中所强调的,人体隐喻化的本质是“以人体为源域,向目标域进行跨域映射”[4]。“头”的语义演变过程中,形成了多个隐喻映射系统:空间隐喻系统:以“人体头部的空间属性(顶端、前端、核心)”为源域,映射到物体空间(山头、船头)、社会空间(头领、头牌)等目标域;时间隐喻系统:以“头部的起点特征”为源域,映射到时间领域(开头、岁头);性状隐喻系统:以“头部的功能特征(思维、控制)”为源域,映射到抽象性状领域(头脑、头重脚轻)。孙毅的多义路向推演模型进一步表明,这些隐喻映射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相互关联的隐喻网络,推动“头”的语义不断扩展[6]。

2. 转喻机制

转喻在“头”的语义演变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尤其是在实体指称向社会指称、数量指称的转化过程中。何晓曦在头部词语转指意义研究中指出,转喻的本质是“同一认知域内的指称替代”,“头”的转喻主要表现为“部分代整体”“实体代功能”两种类型[5]:“部分代整体”如以“头”代指“人”(如“街头巷尾人头攒动”),以“头”代指“动物”(如“一头牛”);“实体代功能”如以“头”代指“领导功能”(如“头领”),以“头”代指“思维功能”(如“头脑”)。苏韦的类别分析进一步验证了转喻机制的重要性,认为转喻是“头”语义从具体到抽象的桥梁[8]。

3. 认知动因:具身化的认知共性

“头”的语义演变深层动因源于具身化的认知模式。古代先民“认知世界需先从认知自身开始”,人体是人类认知的初始参照系。柳宁的研究也表明,人体部位词的语义演变本质上是人类认知能力发展的体现,从“以己度物”到“主体投射”,反映了认知范围的不断扩大[1]。

头部作为人体最核心、最显眼的部位,其空间位置、生理功能自然成为人类认知外部世界的重要参

照。从“身体头部”到“物体顶端”，从“生理核心”到“社会核心”，从“空间起点”到“时间起点”，“头”的语义演变轨迹完全遵循“从自身到外部、从具体到抽象”的认知规律，而隐转喻的复合互动正是这一认知规律在微观语义操作中的具体实现方式。

4. “头”语义演变的规律总结

通过对“头”语义演变的系统梳理，可总结出以下核心规律：

本义稳定性规律：“头”的本义(人体头部)在历时演变中始终保持稳定，成为语义扩展的基础，这符合人体部位词语义演变的普遍规律——核心义项的稳定性是多义发展的前提。

认知关联性规律：“头”的所有引申义均与本义存在认知关联，通过隐喻、转喻机制实现语义扩展，遵循“从具体到抽象、从自身到外部、从空间到时间”的认知路径，体现了人类认知的关联性特征。特别是隐转喻的双重驱动，使得语义扩展不仅方向明确，而且层次细腻，能够在同一义项中同时承载指称转移和属性投射。

语义层级性规律：“头”的语义形成了清晰的层级结构，第一层为本义(人体头部)，第二层为直接引申义(空间、时间义)，第三层为间接引申义(社会、性状义)，第四层为虚化义(量词、后缀义)，层级分明且逻辑连贯。每一层级的跃升往往伴随着隐转喻互动模式的转变：早期层级以隐喻为主、转喻为辅，后期层级中转喻作用增强，并日益与隐喻深度嵌合。

5. 结语

本研究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核心，对汉语人体部位词“头”的语义演变进行了系统研究，得出以下结论：“头”的语义演变以“人体头部”本义为起点，通过空间、时间、社会、性状四个维度实现扩展，形成了涵盖实体指称、方位指称、时间指称、社会指称、数量指称、抽象性状指称等多维度的语义体系，语义层级清晰、逻辑连贯。隐喻和转喻是“头”语义扩展的核心认知机制，但二者并非各自孤立运作，而是在大量具体案例中形成“隐转喻”复合互动——或转喻为隐喻提供指称基础，或隐喻为转喻提供映射框架，或二者双向循环、互为强化。“头”的语义演变本质上是认知能力与文化互动的结果，遵循具身化的人类认知共性，同时受到生理功能、语言系统、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未来研究可继续深入推进，为人体部位词语义研究提供更丰富的成果。

参考文献

- [1] 柳宁. 认知视角下人体部位词的隐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兰州交通大学, 2022.
- [2] 杜升强. 人体头部部位名称历时演变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11.
- [3] 吕翔宇. 基于汉字构形分析的人体部位词语义与隐喻[J]. 中原文学, 2025(6): 164-166.
- [4] 卢卫中. 人体隐喻化的认知特点[J]. 外语教学, 2003(6): 23-28.
- [5] 何晓曦. 头部词语的转指意义[D]: [硕士学位论文].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 2006.
- [6] 孙毅. 人体隐喻的多义路向推演——从“头(head)”说起[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5): 121-124.
- [7] 李文莉. 人体隐喻系统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 [8] 苏韦. 汉语人体头部词的隐喻、转喻类别分析[J]. 语文知识, 2013(4): 128, 130-131.
- [9] 胡平. 汉语人体部位词语义移变研究[D]: [博士学位论文].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8.